

日汉道歉语的语用化发展对比研究

单文垠

(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 100083)

摘要 本文通过考察日汉道歉语的语用功能并探讨其演变的内在机制, 论证了道歉语衍生的特定语用功能实质上是话语的语用化发展, 日汉两语在该过程中既有交集也有各自不同的轨迹: 两者以相似的生成机制衍生出“请求、命令、询问、拒绝”等特定语用功能; 但“すみません”的语用化始终遵循着维持和谐人际关系的目的, 而“对不起”却经历了从维持人际关系到破坏人际关系的逆转, 不仅衍生出“胁迫”等语用功能, 并延续生成了“只表达立场而无命题真值”的话语标记语功能。

关键词 道歉语; 语用化; 语用功能; 话语标记语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 [2016] 专辑-0492-03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16.s1.201

一、引言

“すみません”与“对不起”是现代日汉两语实施道歉行为的典型话语策略, 用以获取听话人的谅解并修复失衡的人际关系。两者在历时和共时上都经历了一个由表情态(道歉)的习用语发展为请求、拒绝等特定语用功能的习用语的过程。但同时差异也明显: 比如日本人用“すみません”来表达感谢, 而中国人却会用“对不起”来威胁听话人; “对不起”在特定语境下显露出作为话语标记语的端倪, 但“すみません”却止步于以修复或恢复人际关系为目的的同类别语用功能, 并没有进一步的功能延展。

二、“すみません”的语用功能

日语方面, “すみません”是动词“すむ”的否定形式, “すむ”有三种表记方法: “住む”“済む”“澄む”, 都与心情关联。“住む”指居有定所, 引申为安定的状态; “澄む”多用于自然界事物, 描述身居自然之中心情得到洗礼后的宁静状态; “済む”起始于室町时代, 当时指完成或解决事件, 近世以后, 也用来指人的心情, 且多取其否定形式, 比如“気がすまない”表示“心情无法抑制或平复”, 当说话人对听话人带来某种不利时, 也可以通过“~にすまない(と思う)”的形式对听话人表达内心的不安, 以期获得谅解。道歉的“すみません”正是由此演变而来, 其所包含的“因对听话人带来不利而产生的不安”情感贯穿在“すみません”诸多语用功能链。住田畿子(1992)^[1]、小川治子(1993)^[2]、井出里咲子(2005)^[3]都曾经对“すみません”的特定语用功能进行过考察, 总结如下: 1. 道歉 2. 感谢 3. 请求/拒绝/询问的前置 4. 引起注意 5. 离别 6. 表示确认 7. 礼仪性的寒暄 8. 语篇管理(开启或结束谈话)。

“すみません”最具代表性的特定语用功能是感谢。三宅和子(1993)^[4]认为, 日本人用“すみません”表达感谢的决定因素除了上下级或者亲疏之差别, 主要取决于给对方造成负担的大小、自己受益的大小、以及是否有“亏欠 indebtedness 因素”。这两个因素固然重要, 但本文认为, 说话人“内心的不安”是激活该语用功能的重要内因, 其机制可以解释为: 虽不是主观上给听话人带来了不利, 但因自己的受益在客观上给听话人带来了负担(不利的一种), 通过表达内心不安来表达感谢之意。而随着这种不安情感程度的加深, 还会发展为“诚惶诚恐”。

其次, “すみません”的请求、询问、引起注意、命令、拒绝等特定语用功能, 皆因预估到即将发生的自主行为会给听话人带来某种不利, 通过表达内心的不安进行预设补偿, 试图减轻有可能给对方带来的不利, 只

收稿日期: 2016-04-12

作者简介: 单文垠(1978—), 女, 北京语言大学讲师, 硕士生导师, 文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日语语用学, 日汉对比语言学。

基金项目: 本课题得到北京语言大学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 15YJ020014)。

是对听话人产生的不利在具体形式以及程度上各有不同。

最后,“すみません”还具有实施日常寒暄的语用功能。日常寒暄场景中日本人见面时互道“先日はどうもすみません”,这其中不含有任何歉意,仅仅是一种说话人与听话人见面时礼节性问候,其语用功能与“こんにちは”等寒暄表达基本无差。井出里咲子(2005)举过这样一则例子:一位女性患者诊疗结束后坐在候诊室看杂志,这时工作人员给她送回就诊卡,该患者接过就诊卡时表示了感谢:“あ、はいどうも、①すみません”。与此同时,该工作人员也回以“②すみません”。这个场景中,“②すみません”可以理解为工作人员对患者以“①すみません”表达谢意的元语言性示意或回应,表示“我知道了(你表示感谢了)”。井上将其定位为“儀礼の相互認識”,可译为“礼节性相互知晓”。

三、“对不起”的语用功能

对于汉语道歉语“对不起”,《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标示为“动词,对人有愧”。对于其结构意义,最早可追溯到《现代汉语八百词》:“表示没有某种能力或不能经受住,有时也表示不够标准”,如“买不起”表示“没有能力购买”、“输不起”表示“不能输”。彭湃;彭爽(2004)^[4]也指出“对不起”脱胎于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一个具体形式“V不起”,其肯定形式为“对得起”,如“我对得起你”,即可以坦然面对你,那么“我对不起你”为无法坦然面对你。因此,所谓“对不起”是因“无法面对而心怀愧疚”。

关于汉语道歉语的语用功能,中国学者以往对该问题关注并不多,笔者所见资料之中,郝晓梅(2005)^[5]描述过“对不起”的语用功能:

1. 单纯表达道歉的功能
2. 兼有请求帮助的功能
3. 兼有转换话题、中断正在进行的谈话或其它活动的功能
4. 兼有表示说话人失礼的功能
5. 兼有表达不一致的功能
6. 兼有即将传递坏消息的功能
7. 兼有表示拒绝的功能
8. 兼有表示中途告退的功能
9. 兼有表示一般性的客套礼节的功能
10. 兼有表示逐客的功能
11. 兼有表示感谢的功能
12. 兼有表示打扰的功能
13. 兼有表示命令的功能
14. 兼有表示警告、威胁、甚至诅咒的功能

在“对不起”的特定语用功能过程中,询问、请求、拒绝的生成机制与日语类似,因给对方增添负担或满足不了对方的需求而无法坦然面对并感到愧疚,其目的是为了维持或者修复人际关系。但是,与“すみません”不同的是,例(1)、例(2)的“对不起”是“威胁、禁止、中止、反驳”等破坏和谐人际关系的特定语用功能。它们背离了道歉语原本修复或维持人际关系的初衷,不但毫无“愧疚之意”,反而通过强化失衡(或即将失衡的)的人际关系,表面上是说话人用以缓和场面之用,实际凸显话语权与立场,强势示人(听话人)。

例(1) [40] 对不起,我可要向法院正式起诉了。

例(2) 焦小玉从陈虎手中拿过打火机说:“对不起,车内请勿吸烟。”

不仅如此,“对不起”的语用化发展并未就此止步。请看例(3):

例(3) 一位私营租赁者对记者说:现在在我的企业身上不论哪儿切一刀我都会痛,所以,对不起,既然《条例》规定的经营权都给了我,那么对非法干预和侵犯,我便不能再沉默,或像过去能忍则忍,现在我会大胆运用申诉、举报、起诉等各种权力。

例(3)的“对不起”并非针对听话人(记者),而是帮助私营租赁者传达了“不再沉默、即将行使权利”的坚定决心,是说话人情感表达的助力方式。

显然,以上的“对不起”不具备实际的语法语义,并非道歉;其次,它们对听话人不具有任何语力,针对的是所言事项,因此也不具备特定的语用功能。这些“对不起”本身已经不负载意义,即使删去对核心语也不构成任何影响,通过语境或者情境以及依附在它们身上的常规语用意义,呈现了说话人的思路方式,表达了说话人对该事项的负面把握。因此,这些“对不起”已经失去了语用功效,可划为话语标记语的范畴。

何自然等(2006)^[6]曾指出“话语标记语”的四类功能体现:1. 它们不对话语的真值条件产生任何影响;2. 它们不会增加话语的命题内容;3. 它们与说话时的情景有关;4. 它们具有一定的情感功能,或表达功能,但却不具备指称功能,指示功能或是认知功能。据此,例(3)的“对不起”在语法上结构上保持独立,语义内容上不影响也不增加命题的真值,但是在逻辑上,映射了说话人思路过程,从功能上表达了说话人的主观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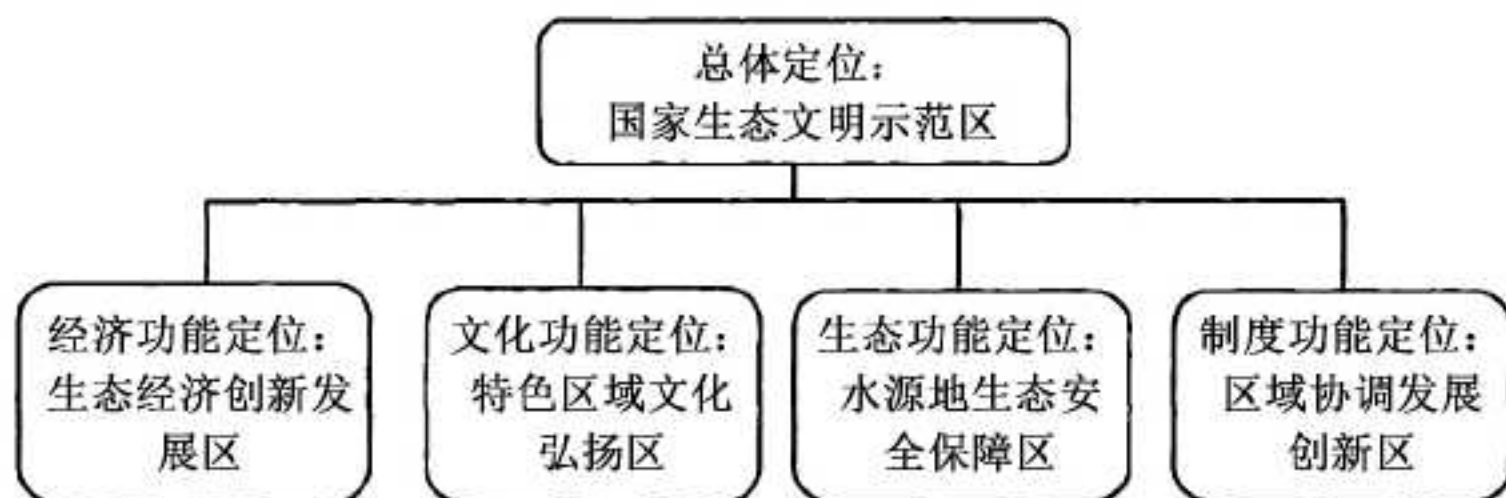
或态度——即将发生的事情是不被希望发生却又不得不接受的结果,虽然无法面对,但必须接受。对于这一类的“对不起”,本文将定位为话语标记语。

四、语用化发展

同为道歉语,“すみません”与“对不起”在特定的语境下命题意义不再是道歉,取而代之的是元交际性的话语互动意义,实质上完成了一个规约化的“语用化”过程。两者在该过程中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运动轨迹。

“すみません”的生成机制是“说话人因给听话人带来不利而内心不安”,特定的语境下“说话人的责任”、“听话人的不利”与“说话人内心的不安”三个要素通过不同程度的异化或弱化发展出各种特定语用功能,当“すみません”用以开启或者结束话题以及日常寒暄时,三个语义要素已微乎其微,仅存其形。其语用化过程遵循着维持和谐人际关系的目的:

“对不起”的生成机制是“说话人因无法面对带给听话人的不利而心生愧疚”,发展为“请求、命令、询问、拒绝”等特定语用功能过程的机制与日语相似。“说话人的责任”、“听话人的不利”与“因无法面对而心生愧疚”等语义要素发生变异或弱化。但当“对不起”发展为“胁迫”等语用功能时“愧疚之意”已然消失,说话人对听话人的不利负有责任的关联不仅没被弱化反被强化,说话人通过突出话语权传达强势之意。最后,当该段话语的听话人与“无法面对的对象”不是同一人时,说话人对听话人的不利的关联被割断,仅留存“说话人无法面对”的情感要素表达说话人的主观立场,生成了“对不起”的话语标记语功能。“对不起”的语用化过程经历了从维持人际关系到破坏人际关系的逆转:



本文站在“语用化”的视角,梳理了日汉道歉语复杂多样的特定语用功能,并阐释了其演变的路径与内在机制,更以此为契机揭示了“对不起”的话语标记语功能,同时清晰地描绘出日汉道歉语在语用化过程中各自的发展轨迹。该结论有效地佐证了以“语用化”视角阐释话语的特定语用功能的可行性,以实例论证了话语标记语的形成实质上是一个语用化的发展过程。

参考文献:

[1] Franc - Job' Barbara' A dynamic interactional approach to discourse markers' In Kerstin Fisher (ed.), 'Approach to Discours Particles' Amsterdam: Elsevier, 2006, pp359 - 374.

[2] 邱述德、孙麒《语用化与语用标记语》,《中国外语》2011 年第 3 期。

[3] 住田畿子《日本語の詫びのあいさつことば—女子学生の言語生活における談話資料をもとにして—》,《日本文学研究第 28 号》1992。

[4] 小川治子:《「すみません」の社会言語学的考察》,《言語文化と日本語教育第 6 号 お茶の水女子大学》1993。

[5] 井出里咲子:《スモールトークとあいさつ—会話の潤滑油を超えて—》,《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講座社会言語科学》,ひつじ書房, 2005。

[6] 三宅和子《感謝の意味で使われる詫び表現の選択メカニズム:Coulmas (1981) の indebtedness [「借り」] の概念からの社会言語学的展開》,《筑波大学留学生センター日本語教育論集 8》1993。

[7] 例(1) - (9) 通过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开发并公开的“KOTONOHA (2009)”语料库检索“すみません”获得。

[8] 彭湃、彭爽《与“V 得起”和“V 不起”相关的问题》,《海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 年第 1 期。

[9] 郝晓梅《对汉语道歉语“对不起”的话语功能分析》,《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3 期。

[10] 例(10) - (17) 通过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网络版检索关键词“对不起”获得。

[11] 何自然等《认知语用学 - 言语交际的认知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第 147 页。

(责任编辑:宋绪芬)